

少年先鋒

高沐鴻著

北平震東印書館印行

少年先鋒

高沐鴻著

北平震東印書館印行

1 9 3 1 3 1 付 印

1 9 3 1 4 1 出 版

1 ——— 1 0 0 0

版	所
權	有

定 價 每 冊 六 角

少年先鋒

第一章

從一次生命的賣掉裏，他又收回這條已經被死神刻記了「仍予放行」的戮印的殘餘的生命了。——他的生命，是屢次和死神覷了面的；而死神才終於是扳起了嚴厲的酷白面孔，對他說出那樣一成不變的「這裏還沒有你的位置」的話。跟着，死神便撐起了牠的殘酷的右手，將那個赤紅的燒燃着的鐵的戮記，烙在了他的枯瘦的脊背上，於是緊接着

又叱斥一聲「去吧」！便將他推入他所淒迷懵懂從來不知道包含着甚麼真的意義的地方了。——

這裏是他的人間。

這裏是有意義的，對於他。因為他自己給予了這裏以意義。他的歷史，是曾經而且正在撲翻滾倒在這裏：皮肉和這裏的地面磨擦地流出了殷紅的鮮血；骨頭是索索地打着地面發出了沒耐何的聲響；而心却用嘴唇和這裏的冰冷的灰土石塊，親熱的，妬忌的醞着熱血親吻。是呵，他的意志，已經專誠於他的對這裏的犧牲，他的犧牲，也已經單純地變作了他的快樂的意志了。這自然也可以叫作最高尚的快感，雖然是從淒迷惘然和懵懂的心的瘦瘠之下生出來的——而其實，是已經透過了這層淒豔的生的可怕的薄膜，而轉落於一種可怕的緊張的鼓動的活快裏了。——這是放蕩的快活——是呵，少年

革命黨的他，自命是這樣一個樂觀於生存的人呵。

他在苦痛的掙扎和激抗之後，正如從爬倒的地下，又奮勇地爬將起來一樣。他看着這裏的地面上由他的心中和身體上分裂出的血跡，他兩手如兩張放滿了力量的弓，緊緊地彎圓地岔在他的腰下；他不禁便搖動他的髮如飛蓬的頭腦，神志堅強地向地面笑了。他幾乎是嘲罵！嘲笑！嘲笑他的對手，終於沒有力量把他扳倒！

於是他又豪邁地放開他的闊大的腳步，向着他的意志所趨的方向去了。

這個英雄的少年，是無名的，可惜的。但在他自己的心裡，却也許高傲地以為他的肩膀上，正挑着一個未名的時代呢——是的，他是專門賣命給時代的。

是的，他是專門賣命的，對於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和從那些個偶像們的口裏吐出來的科律，他的確是一個忠實的人，對於一切呵，他不知道世間有甚麼虛偽，和假的叫賣，和假的面具；如有之時，那只是他的忠實的心在幼稚年齡裏，所碰到的老時代裏全副假裝吧；而這個，是他已經對牠憤怒地高呼了革命了。——這正是他現在的生活的意義。而他並不會稍微褻瀆的敢於把這樣老時代的穢物，從他的嫩白的心裡遷移來加到新時代的頭上。『這是如何不敬呵』！他自己想，如果他一時犯了這個遷移的罪惡的念頭的時候。他是個傻子麼？他是一個很大的忠實者！與其說他對於他的生活和幻想的一切不怕不忠實，毋寧說他是對於一切怕太忠實了吧。他呵，他賣命，賣命！他已經以生命去証實他的忠實，去殉他的所仰望的光去了。……

死神幾次接待他，都因了他的勇敢。然而死神說：「這傻瓜呵，你又來了嗎！」牠似乎譏笑他不應該有這樣頻繁的褻瀆的舉動。神是聰明的！知道一切比一個傻的勇士知道的多些而且真切。神好像可憐他被騙了。因為當他每次走來死神的面前報到時，神都正在聽着他所敬奉的理想，和他所敬奉的人們在另一個世界上的歡宴裏高聲大笑呢。然而他是終於盲於耳目的：他看不見而且不聽見這些！於是他作了頗強的死的闖入者。他不覺得他的賣命是對死遞給了猥褻和冒瀆。他高傲，尊嚴，歡樂，孤寂，興奮——他不獨不憐憫自己，他還尊敬自己的行徑的！

當他從地面上爬起——每一次爬起來時，他都想：「再來一次！我便試到頭這死的代價！！」他傲然不顧一切地又衝入他的所謂奮鬥的生活裏去

了。

在五日前，他是從他和他的同志們的暴動之下逃出來的。他現在是住着一所洋人開設的醫院。這不須說，他是逃避到這塊天外的安土上來，逃避他的強敵對於一個已死的敵手的攻擊呵。

但是這些，他完全不知道。他躺着在一塊木板上。他不知道自己是置身在那里呢。因為他是剛才第一次酥醒過來的，他的耳中好像還喊着一種可怕的口號，而可怕的他的手，戰慄着，還好像緊緊地握着一管鐵鎗，剎那間，他便見他面前的敵人出現了。他於是放鎗——轟！轟！——他於是又昏暈過去了。

那一次的暴動，沒有死滅了他。但在他不以爲喜悅，也不爲憾恨。他是視生命爲一種冷然的東西，借之以達到他的一種幻想的。有如他視生命爲一

種進程，自己規矩的走上這進程去。到這進程應坍塌的時候，便坍塌了吧，他想，那是自然的規律。所以他是不愛視生命的。他完全好像沒有生命那回事！他完全只認得有一個存在的自己，而自己又變成了一個工具，對於他的幻想的建築的。

他二次醒來的時候，天是正在夜裏了——這便是死神剛又把他送到人間的時候。他在那塊木板的床上打了一個翻身，他的意志清明了些。他吐出一——「呵，這是世界……？」的話來。

他的手顫動着，心顫動着，全肉顫動着。他覺得一種過度的疲勞在襲擊他了，他細微地呼着游絲似的一間一斷的氣，眼睛只一度睜開看了一下他的這面前重來的人間，便又閉上去了。他還沒有完全節制地使舒服進入他的心裏的力量。因為雖然沒有十分的記憶來苦惱他，可是他的肉體上的劇創，也

夠使他難支了。

他閉上了眼睛，想作出呼呼的鼾聲來以促進他的安睡。但是他失敗了。他的血肉跳動的很厲害！他簡直又像置身在戰場中了。不是他個體外的敵人來搏擊他，而是他自身的血肉在他自身上作出橫衝直闖的戰鬪來。——他不支了。

他的心肺熱的如蒸在一種沸水裏。在他的心的周圍，便是血的潮流，轟鳴地激蕩着。那些血，又如不羈的野馬，放開了鐵蹄，不知要狂奔到那裡去。他的一身，簡直是被蹂躪踐踏得將快破爛了。他的皮肉，他覺得已經不是一種韌厚的東西，而是膜薄地透現了裂痕和缺口，將為牠們的敵人——血的奔流和野馬所攻破的了——他幾乎，他想，便要完全流血的了——全心身去演血的悲劇！

他不絕地在木板上翻滾着。夜深了。沒有人來

理會他。而且，意外的悲劇，正演着在他暴動過的五日後的大都會裏。連醫生和看護婦，都在震慄於生命的搖顫之下，收攝了嘴唇和耳朵在偶談着竊聽着這槍炮之下的生命們的苦痛的喊聲呢。所以，他是等於被遺棄了，被遺棄於這樣熱鬧的，噪動的，恐怖的局面之下。——

他一個人寂寞於他的夜裏。

不管外面是如何喊動吧，枯守他的是一個夜——一個無聲的夜。

但是，他的夜僅只在他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殘酷的轟鬧的夜了。這原因是他承受不了他的創傷的復活——他已經嘗着生的苦痛，是較死的安閒可憎到萬倍了——那正是死神推轉他回到人間去的殘酷難言的意義的證明。——

他在冷寂的夜裏，翻滾到熱烈的夜裏。但是這

熱烈仍然是等於冷酷的。他的頭腦，已經抵抗不住他所受的痛苦了。他只是喊叫——但沒有聲音能透出這裏冷酷的世界——沒有人會聽到他的這苦的叫聲呵！

他的兩手亂抓着——他躺在床上麼？他想他是躺着在和死神見面時留難的慘楚的過渡的橋樑上——他躺着在正在這一條生死之交的橋樑上。他面對着天——雖然僅只天花板上一個露天的孔子透出了夜明，但他是把這一點暗室的微明當作全天的——他憤恨而又忍耐。他手抓着，抓着，想一下抓得天的一角，跟着撕碎了牠，以消除他一刻的苦痛。他不能不將眼睜得在暗夜裏發出光來了——那是白光火光——慘白的火光！他的全身幾乎沒有一刻不顫慄着，灼痛流熔在這顫慄的裏面。

他的心跳了——跳得像個空虛的球囊，突突的

向上躍。這使他覺得了從未曾有過的恐慌。「心將亡失了麼？」他破碎紛亂的集箭射着似的腦筋裏這樣想像。於是他用手按在他這樣跳的心上，緊吃地撫摩；從他的有知覺裏，一直撫摩到恐怖的昏暈過去。

他不會喊一聲「天呀！我所担受的是怎樣的創痛呢！」的話，當他的心，震動於他的創傷的威嚴的時候。因為這些時候，完全被創痛占領去了，使他無半點暇閒思想到別的東西。他忍耐，努力地忍耐，但他是失敗了——他昏然罔覺地又死似的昏暈過去——連苦痛也不知道了——

這便是他覺醒以來的終夜的生的活相！

最後，他又醒來了。——死神不會永留他，因了他的永久不可賴的痛苦的重——他醒來，神志是較可支持他的創痛的攻襲了。他開始想平安地再轉

一下他的身了——他轉了。他所受的翻轉的刺痛，是只是使他的腦筋受到了如針刺似的刺入了全針所生的刺痛那般樣。他以為幸快的多了，康健恢復的不少了。

他的手足已經都能自在的活動的了；不如剛才似的只能將兩手亂抓，全身震顫地浸在苦痛的恐怖下。現在他的下肢，稍微能悠然適意的轉動了。

他想「我是又復活了。死曾予我以幾次復活呢？」他於是合上了眼睛又回想到他以往的歷史的故事上去——那是九死裏的一生，一生而又九死的。「唉唉，生命這東西是這樣難於爽快地一擲了去的！」他在半絲不斷的殘喘裏嘆息了。

他到底復元的多了。他的思想有了連續；他又敢於不怕地運動他的思想了。那便是說他來運用他的思想時，現在已經沒有甚麼激厲的不可抗的肉體

創痛來刺痛他打斷他的了。

天是午夜了。一切靜寂。雖然一種恐怖的嚴肅的殺伐的空氣裏，仍然不時好像有了一種低抑的哭叫，來打破了嘿默，但在他的奇痛極苦的心的担受之後，總沒有可以搖動他的那種沸亂了。所以，外面的世界，正如只是外面的世界。而他的心，是安心浮在一種平靜的波面上了。

他想起他的暴動來；他想起砰砰的放槍的時間來；他想起那個砲火衝天的敵我戰鬥的局面來；他想起那是個夜！——只是一件事他想不起來了：他不知道他如何躺身在這裡。「奇怪！」他想了：「我莫非死過了麼？」

真的，誰知道他怎麼來躺身在這醫院中的木板上呢？但是他死過了一次是真實的。

孤寂的夜！他的思想都沉入過去的回憶裏。他

的康健的恢復，是使他這樣敢於頑強地自負的了。他至於興奮地又想到了生和死——但這個不過是他一時引以爲笑樂的問題罷！

「牠——死神！多麼喜歡開玩笑的死神」！他意識到他是又曾經死過一次的了，「怎地又放我歸來呢？」他笑，殘酷的笑，「你以爲我是不必再作甚麼的了吧？可是我——我仍然是一個固執的叛徒的我吧！……」他的眼睛逼視了黑暗的屋空，好像死神正站立在他的頭上，萎縮的弓着身子，聽受他的指斥。「看我的軀幹！看我的心！看我的血！你雖然不收容我，可是我的力量不會因你的拒絕而怯懦了多少。我便一百次跳不進你的門，我也是二百次要跳進你的門呵！……我已經又想望我的生命的拋擲的地方了。我何愁發見不了這麼一個痛快的場面呢？我是甘心於生，又甘心於死的。所以你會失